

文：陳彥妮
攝影：本報 陳世偉
、受訪者提供

希望之谷曾被认为是20世纪麻疯病机构文明化最杰出的范例之一，整个社区以当代最流行的埃比尼泽·霍华德（Ebenezer Howard）田园城市概念来设计。院内土地依照使用功能有明显的分区，也有足够的绿肺，院民靠自然环境谋生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住宅区由几个簇群的“屋仔”所组成。这些随机组织的单层“屋仔”拥有简洁的外观，营造出大部分患者都熟悉的乡村氛围，也是英殖民时代留下的最珍贵遗产。



位于东院的屋仔都是独立式洋房，曾供6至8个院民同住。

田園城市裡的文化遺產

雨淋板木屋別具特色

刘新花的老房子是英殖民时代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建于1936年，是很有特色的雨淋板木屋。每个单位宽约12呎，长14呎，面积为168平方英尺，两个单位各住一对夫妻，合并为一的半独立式屋仔，院民俗称为“结婚楼”。

2017年3月，来自法国、葡萄牙、泰国和本地的11个VERNADOC绘测师慕名来到了希望之谷，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大马VERNADOC建档营。VERNADOC是由Vernacular和Documentation合成而来，意为乡土建筑建档，由芬兰所创，并在国际间广传。这群绘测师在院内走一圈之后，选中刘新花的屋仔为他们实地测量的建筑。他们以非常精细的方式绘测和手绘刘新花的屋仔，以及院内另一间老会馆——改良会。

“VERNADOC古迹绘测发起人Markku Mattila教授任教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建筑系。他希望透过VERNADOC方式，以最基本的绘测知识为在地古迹建筑提供高品质的建档，并透过外界人士在绘测期间的互动，启发古迹建筑的主人或民众的关注，进而保存古迹建筑。”VERNADOC希望之谷建档营发起人宋康伟说。

虽然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，但刘新花回忆起VERNADOC绘测师在她家工作的日子，眼睛依然发光。由于跟他们相处了一个星期，刘新花对他们也产生了感情，视他们为自己的亲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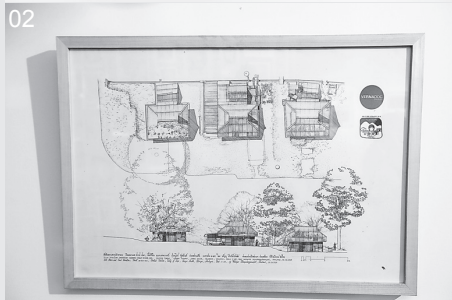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老远从不同国家飞到我们病院来帮我们画图，我就买100plus请他们喝，下午得空时我担心他们肚子饿，就去打包炸香蕉请他们吃，有时候也陪他们到外面去用餐。他们都很有礼貌，一直叫我flower……”当这群绘测师完成工作，跟她道别时，刘新花依依不舍的跟他们抱在一起，感动到要哭了。

期望申遗成功，保存古蹟建築

13幅希望之谷古迹绘测图目前在国家画廊展出。宋康伟说：“虽然每张绘图都由个别参加者绘制，但整体来看都好像出自于一人之手。这是由于VERNADOC的方程式让参加团队在绘测期间的高度互动而产生的。每张绘测图都是依照建筑的比例绘制。上墨后的绘图，让观图者可以详细知道建筑的材料，如木、砖、铁、泥、布料等等，还有建筑经年累月留下的痕迹。”

无论从建筑艺术、城镇规划、人类居住地的设计乃至社会史的发展，希望之谷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，它经已具备成为国家文化遗产，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。随着世界文化遗产局近日为希望之谷交世界遗产预备名录（tentative list）资料，它有望成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麻疯病院。

“VERNADOC希望透过这次国际性的建档营活动，向国际VERNADOC同伴宣扬大马政府对古迹保存的理智之举，但愿希望之谷申请国家及世界遗产的工作顺利成功。”康伟说。



01&02.VERNADOC系列作品画出了希望之谷的古迹之美。

03.英国政府在中院盖了58间雨淋板木屋供病患夫妻使用。

04.宋康伟（后排右二）和VERNADOC成员、刘新花（右四）合影。

林天時攝影展



希望画展也展出本地著名广告摄影师林天时的作品。林天时从事广告摄影逾35年，其多元和崭新的拍摄手法让他在国内外摄影比赛中获奖无数。爱好人文与纪实摄影的他，近年来开始拍摄希望之谷院民的生活及人文景观，以期记录院民的生活点滴，为后人留下探寻历史的印迹。

- 主题：希望画展
- 展出日期：4月8日至6月10日（每天开放）
- 时间：10AM-6PM
- 地点：国家画廊“创意空间”（Creative Space）